

关不住

赵羽翔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234

PDG

人 物：方建生：二十五歲。

方 母：五十歲。

周順成：二十八歲。

梁大爺：五十二歲。

長 青：二十一歲。

春 梅：十九歲。

唐老六：四十歲。

唐六嫂：三十六歲。

姜 發：四十八歲。

范書記：三十歲。

田部長：三十二歲。

群 众

这里是方建生的家：正面有兩扇花格窗和一鋪火炕，左右各一門，一門通內室，一門通外，地下放一个炭火盆，挨着通外去的門后放着一口朱色木箱。此外，还有桌凳等物。可以看得出，這間屋子平常布置得是井井有条的。不过，今日却与往日不同，人們出出進進，顯得有些雜乱，加上春梅与方母剪着的大紅双喜字，合着远处不时傳將進來的鑼鼓声，冷眼看去，还以为这家的主人忙于操办喜事呢，其实，人們正在以欢欣激动的心情筹办自己即將要成立起來的合作社哩！

幕啓時：方母正在喜笑顏開地埋怨着別人——

方 母：咳呀，叫我做点什么不好，單單給我派这么一个差事！

春 梅：（笑）方大娘，你結婚那時候還沒貼過喜字呀？

方 母：貼過，这么大点一个。可那是別人給剪的呀！

春 梅：那你看着我怎么下剪子——（示范給她）

方 母：我当姑娘那時候也願意擺弄这紅的綠的，可就没剪过这玩意……

（学着剪）这丫头，笑什么？真的，你跟長青……

春 梅：多嘴老太太！我笑你又剪錯了！

方 母：不行，手比脚都笨！（望窗外見一人影）还是叫我燒水去吧。

春 梅：別走啊！

方 母：得走了。（走進內室）

（春梅笑起來，長青跑上）

長 青：春梅！……

春 梅：噓——（指內室）你又做什么來了？

長 青：研究点事兒，开完建社大会还得演出三个節目呢，以前咱倆演的那个“二人轉”……

春 梅：你跟鳳英演去吧！

長 青：那是干什么呢？

春 梅：要不的，我跟來福演。

長 青：我怎的？

春 梅：就是不願跟你演夫妻！这你還不懂。

長 青：那不正好嗎？

春 梅：头号傻瓜！

長 青：真厉害！不怪你外号叫……

春 梅：你敢說！你走吧。总跟着我！

長 青：有你还就不行我來了？（略停）好，咱走！可戲
你得演，我是文娛隊的隊長……（欲下）

春 梅：（暗笑）你回來！

長 青：我走了。（但沒动）

春 梅：咱倆唠唠。

長 青：說吧。

春 梅：你說……嗯——我要說什么來的？忘了！（笑）

長 青：（無可奈何地）咳，

春 梅：啊，对了，（說真的）你說，咱現在成立合作社，
拖拉机很快就該來了，是吧？

長 青：（不在意地）是吧。

春 梅：那我一定当拖拉机手去！

長 青：誰当住你了。

春 梅：等我学会了，坐在那什么上，手把着……那叫什么
了？

長 青：我也不知道。

春 梅：你怎么的了？

長 青：沒怎么的。（忽然笑起）我也当拖拉机手去！

春 梅：看，你又跟上我了……

長 青：行你去就不行我去？

春 梅：随你的便了。

長 青：咱倆一塊去！不还能互相帮助嗎？

春 梅：是呀，看咱倆誰進步的快！等回來的时候，咱倆一

塊把这河东河西的地都翻这么深！讓庄稼長这么高！

誰要是三年沒來过，就叫他認不出來咱这地方了！

長 青：对，一定叫他認不出來咱地方了。

春 梅：晚上回家……

〔唐六哥悄悄走上〕

長 青：那时候咱自己就該有个小家了！还当不住有孩子了呢？

春 梅：（白他一眼）該死的！晚上回家，咱就學習！

長 青：对对，學習，學習政治，还學習技術！

春 梅：嘿！那該多好啊！

長 青：可这是將來的事，現在你还得跟我倆对詞去呀！（回头）啊——六叔，你什么时候來的？

唐老六：怪不得你剪的这么慢哪！光对“詞”了！

春 梅：就剪完了。头一回看你这么着过急！

唐老六：嘿嘿，得分什么事呀。

長 青：六叔，晚上还有你拉胡琴呢！

唐老六：要再告訴我一回就三回了！

長 青：（裝正經地）那你就赶快練練去吧！（推他）

唐老六：不用推，我知道走。哈哈！可喜字得快剪哪！

〔姜發上，站在門口〕

姜 發：老六，我找你半天了。你來一會兒。

唐老六：有事？老姜大叔？

姜 發：有点事，想跟你嘮嘮。

唐老六：我还忙着呢。

姜 發：就兩句話。

〔唐老六顯出不快的样子，迟疑了一下和姜下〕

長 青：老姜頭不又出什麼點子了？

春 梅：管他呢。快幫我剪剪喜字！剛才光說話了。

長 青：（拿起剪子）真的，你沒看他這塊（指鼻上端）又
疔成了個青疙瘩，那准有事兒！

〔二人剪着。靜場〕

可是，你到為啥不願意跟我……

春 梅：（散開最後剪完的雙喜字）剪完沒？走，一會我再
告訴你！（拉長青便要走）

〔母上，看着他們倆笑了。周順成上〕

周順成：啊——這樣拿着，（讓他倆各扯一個喜字的角）外
邊鑼鼓一配才帶勁呢！

春 梅：帶什麼勁？

周順成：新式結婚哪！

春 梅：沒個大哥樣！呸！

周順成：等等，還有這個呢——（拿出對聯）

〔方建生在外：“把鼓先停停吧，別敲了！”然後
上〕

周順成：建生！你看怎樣？

方建生：（念）“萬眾一心，齊奔社會主義”；“千家萬
戶，共建幸福樂園”。好！

周順成：橫定——

方建生：“光明大道”，好啊，太好了！趕快貼上吧！可天
都東南晌了，區上怎麼還沒來人呢？

周順成：是呀，剛才我從學校拿對子出來，看見過來一輛爬
犁，我尋思來了呢，等我迎上去一看還不是……

方建生：誰？

周順成：縣委農村工作部的田部長。

方建生：啊？田部長？他可別再有事，區上就不能來人了，
我看，咱們還是派個人去請一趟吧？

周順成：對勁！趕緊不趕慢！（向青）你去一趟怎麼樣？

長青：這……

周順成：你辦事爽快利索，去一趟吧？

長青：方大哥，今晚上得演出三個節目，我們倆的詞還沒
對呢。本來她就……

周順成：哎呀，忘了這碼事了。這可是有點棒打鴛鴦啦！

春梅：看，人家是不又拿咱倆取笑了？这回懂了吧？

方建生：那就另派個人吧。

春梅：派我吧？

周順成：啊，這可万万不行！

長青：那還是我去吧！。春梅，你就和來福演吧，反正他早
就會詞了。

方建生：春梅，長青生氣嘍！

長青：你說我生氣了？那我給你笑一個……

〔眾人笑〕

周順成：算我的罪過，我給你套爬犁去！

長青：不用，我自己去！

〔梁大爺上〕

梁大爺：誰也不用去了。全屯子我都告訴了，听鐘响集合，
連沒入社那几家我也請了……

周順成：又扯那上去了！（下）

長青：人家是派我到區上請人去。

梁大爺：啊——對！不來就頂上去，天可不早了。老嫂子，給

我个瓶子！（方母下）这是三元錢……

長 青：爹，喝了酒你又該……

梁大爺：怕我嘞嘞？嘿，孩子，到我嘞嘞的时候了……

春 梅：（体貼地）要不叫成立合作社，老人家多咱舍得錢
裝过酒啊？長青！（接过錢遞給長青）

長 青：好！爹，这么的吧：你少裝点酒，剩下錢，我買几个二踢脚，再買一挂炸！

梁大爺：行，就依你。喜日子也應該有个响动，这也是老規矩啦！

〔周順成在外：長青，爬犁套好了！〕

〔方母拿瓶子上，交給長青〕

方建生：長青，到那好好說，一定請个人來，再到信貸部問問貸款的事兒。

長 青：好，到那我就說：报告！我們新乐屯的人，都排好隊了，向社会主义迈开正步了，就等你們去檢閱呢！

方建生：对，到底是民兵？（長青下）

春 梅：長青！（追到門口）你可別生气呀！你得明白……
（众笑，春梅才覺得不好意思忙隨青下）

方 母：（愛撫地）真是一对好孩子！

梁大爺：（得意地）生在好时候了。（到門口）在路上好好赶着牲口，不大离的別緊拿鞭子抽它！

長 青：（在外）知道了。（赶牲口）駕，駕！

梁大爺：老嫂子，把壺給我。

方 母：長青不剛出門？酒還沒……

梁大爺：冰壺。

方 母：要喝水呀？（拿热水瓶）

梁大爺：鉄壺。我到會場燒水去，一會兒开会好喝。

方 母：瞧，你說話多囉嗦！（下）

方建生：对，你老就幫助張罗張罗吧！

梁大爺：幫誰？這就是我的活！說真的，我今天要在你這個歲數呀，再通點什麼新道理，頭三年我就把社操辦起來了！

方 母：（拿水壺上）去年東屯乍成立社，你不還說不好呢嗎？

梁大爺：就說過那一回又叫你記住了！別忘了，我可是頭一個報名入社的！

方建生：（笑）是呀，梁大叔要認准了道，就該棒打也不回了！

（梁欲下，遇六嫂上）

梁大爺：啊呀，六媳婦穿這麼利索到那兒去呀？啊，对了，今天都得把好衣服穿上。（下）

六 嫂：那是呀，我是上梨樹溝給老王家送親剛回來，到家沒站腳就上這來了。

方 母：快烤烤火吧，怎沒把孩子領來？

六 嫂：送他姨家去了。你忙着吧，大爺！主任哪，我找你來了。

方建生：怎麼先封上官了？

六 嫂：早晚還不是你的事兒，到選主任的時候還跑了你啦！

方建生：不是沒到選的時候呢嗎？

六 嫂：左右一個樣。我跟你說，我有点事兒……

方建生：怎麼？殺年豬了？

六 嫂：饒嘴巴子！听我說：我剛到家呀，我們那口子正搭拉个腦袋犯愁呢。我一看不對勁，就問他怎么的了？他吭吃了半天才說：“合作社算入不起了！”我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子，我說你这是那股邪風啊？他說：“咱們拿不起投資糧，人家都說：‘你們就想兩肩膀頭扛个嘴入社呀？沒人給你們填窟窿！’”大兄弟，你知我們領那幫孩子，這日子过的多累呀，現在還虧人家兩石糧没办法呢。你六哥是个老实人，要是有了糧那能不拿呢。

方建生：六嫂，上回开会已經說好了，不能多拿就少拿点，你們不是說要投資点谷草嗎？

六 嫂：（为难地）眼看过年就要沒吃的了，我还尋思攔它換点粮呢，大兄弟，要能通融一下，這投資糧到秋后再拿行不行？哪管多出点利呢。

方建生：多拿点利？

六 嫂：是呀。实在是没办法呀。大兄弟，可千万不能把我們留在社外，那我們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方 母：咳，这几年你們的日子过的可真不遂心。

六 嫂：大婦子知道，这不，我身上穿的大布衫，还是为了送親，現跟人家借的呢。

方建生：放心吧，六嫂，合作社不是为了有錢人办的！

六 嫂：那眼下拿不起投資糧能行嗎？

方建生：和大伙核計核計，我看能行。

六 嫂：哎呀，这可叫我怎么感謝大伙呀！嗯，有了，到时候我一定跟你們老爺兒們一塊下地，不帶挑三撿四的就得了！

方建生：光薅草拔苗可不算，得擻鋤杠啊？

六 嫂：扶犁点种也行啊！

方 母：要不叫有孩子呀，論干活，六媳妇可真不比老爺兒們差！

六 嫂：孩子也墜不住我的脚，只要人的心入了社，天大的困难也不要緊！就是把孩子拴在窗戶框上还不一样下地呀！

方 母：別象个半瘋子似的，順嘴开河了！

方建生：用不着拴窗框上，到时候咱就想办法。

方 母：那时候我也該抱孙子了，要信得着，把孩子交給我！

六 嫂：那就更好了。这回我心可落了地了。我得走，大嬸子，有工夫就串門去吧，总也不出屋。

方 母：去。沒事你就領孩子來吧！

六 嫂：沒事你尋思我还不愛串哪。在屋吧。（下）

方 母：这媳妇多咱都象陣風似的！

方建生：能張罗，要当个妇女生產隊長，倒真是把好手！

方 母：嗯，炕上地下沒比的！

（方建生找出賬來，周順成气势汹汹地走進屋來）

方建生：怎么的了，周大哥？

周順成：老姜头子出这熊事……

方建生：（一驚）出什么事了？

周順成：他要退出去！

方建生：（意料之外）退出去？

周順成：嗯，要退出去！

方建生：（逼近一步）为什么？

周順成：還不是怕吃虧！說什麼他的車馬硬，不能拉幫貧困戶，又是什么地板厚，不能舍命陪君子了，說了一大堆！反正就是看入社的貧困戶多了，他不甘心！剛才我跟他那么說也不行！他說一会還要來找你呢！

（靜場）

方 母：可真是人心隔肚皮，哄哄一陣子，到真章上了又要退出去了……

周順成：你怎么不出聲呢？

方建生：（思索有頃，走到門口又退回來）……

周順成：說什麼不能叫他退出去！

方建生：怪咱們當初錯了。

周順成：咱們怎么還錯了呢？兩條道路啊，社會主義呀，給他講有三千六百遍了，可他那十鎚頭打不開的腦袋，還能听得進去呀！

方建生：光跟他講這個有什么用，你跟他在一個互助組二、三年了還沒摸透他？起初咱就不應該象央告大爺似的叫他入社！

周順成：怎么還埋怨起我來了呢？

方建生：我是說這個理。

周順成：不是尋思他有三匹馬一挂車，比別人硬棒嗎？

方建生：錯就錯在這上了。

周順成：那就叫他退出去？

方建生：不，我再跟他嘮嘮去！

周順成：對，不能隨他的便，願退就退出去還了得了！

方建生：你把大伙送來蓋馬棚的木料算一算，價錢，按開會核計的那樣作。我看看去。

周順成：建生，跟他硬点沒关系！不能叫他退出去！

方 母：啊呀，可別那样，到那可得跟人家好好說！

方建生：知道了。媽！（下）

周順成：（整理賬）剛張罗办社那时候，他比誰吵吵的都欢，到了叫真的时候又反盤子了！

方 母：多少年了，我还不知道他？平常就是个数星星算月亮的人……

（姜發上）

方 母：啊，老姜他大叔來了。

姜 發：方建生呢？

方 母：找你去了。

姜 發：沒看見。

方 母：当不住到会場去了。

周順成：老姜大叔，你坐下，咱爺倆唠唠。剛才咱倆頂了兩句嘴，其实也算不了什么，你也不用往心里去，怪我不对。（恳切地）可是，你說，合作化的道路到底好不好？

姜 發：（厭煩地）就是說到大年初一，咱倆也說不到一塊去！

周順成：（抑制自己）咱們在一起种地可二、三年了，現在是大伙齐心往前奔的时候，你單支出去了，不顯得太不合群嗎？

姜 發：（不理）大嫂啊？大侄子能馬上回來不？

周順成：你好好想想，成立社……

姜 發：大嫂，你跑趟腿找找他不好嗎？

周順成：（發火了）找誰也是一个样，不能叫你退出去！

方 母：（深怕倆人吵起來）你去找找你大兄弟去吧！

周順成：（氣極地）告訴你，現在車馬、土地的租價都作好了，你想搗亂哪，沒那么容易的！一會兒上來人，咱再說……（被方母推下）

姜 發：（沖周背影）真是羊群里跳出個驢來，裝的那分大牲口呢！

方 母：這是怎麼說的，快過來抽袋煙吧。

姜 發：他這不是狗咬耗子，多管閑事嗎！（平靜些）咳，起根我叫他們攛弄的也沒個准主意，尋思不入社吧，又掛了点富的邊，怕人家看着不順眼。可是這幾天我是越想越不對勁，跟這伙人擠到一塊來，還有我的好！大嫂子，你應該勸勸大侄子，合作社這玩意不一定就比互助組好那去，過去又沒有過，整好了，在上邊落個好印象；整不好了呢，鬧個上邊批評，大伙埋怨，叫我說，要沒這口累呀，為甚么不找省心的干呢？要把互助組領導好了，不也算一功嗎？何苦的非把互助組拆散這麼早不可呢？

方 母：是呀，他大叔這二年可借了互助組不少的力呀！

姜 發：這叫什麼話？

方 母：真的，車馬什么的都鬧齊全了，不得虧互助組啊。

姜 發：（被刺痛了）哼！我說的是好話！（欲下）

（范書記穿着棉大衣，提着氣管子和皮包上）

范書記：你還挺好的呀，老方大嬸？

方 母：（看了半天才認出）嚶喲！還是范書記呀？好幾個月沒來了，什麼風把你吹來的呀？

范書記：西北風。

方 母：可够冷的了。快上炕吧！

范書記：够受。你兒子和兒子媳妇呢？（上炕）

方 母：兒子正等你們來开会呢，兒子媳妇住娘家去了。

（悄声地）她有喜了！

范書記：好啊，你老不正盼孙子呢嗎？嘿嘿，他倆今年挂鋤时才結的婚吧？多快呀，好啊，好啊！

方 母：（嘴又合不攏來了）快烤烤火吧。

范書記：哈，多旺的一盆火呀！（拿起鏟子便撥弄）

方 母：（玩笑地）別給撥弄散了。

范書記：（不在意地）嘿嘿。（向姜）老大爺，貴姓啊？

姜 發：姓姜。（母走進內室）

范書記：听說你們这屯要成立合作社了？

姜 發：是呀。同志，你是从那來的？

范書記：我就是这个区上的。

姜 發：那你怎么还不知道我們要成立社呢？

范書記：隨便問問。

姜 發：我說的呢，我們这个屯都恨不得鬧紅半面天了，外边人还有不知道的！（欲下）

范書記：咦？老大爺，看样子你好象对成立社有什么意見似的？

姜 發：沒有。

范書記：那这次張罗成立合作社，你入沒有呀？

姜 發：入啦……

范書記：好啊。

姜 發：現在又想退出去了。

范書記：想退出去了？

姜發：嗯。

范書記：為什麼？

姜發：不為什麼。

范書記：嗯？你說說，你說說！不要有什麼顧慮，我是咱這區的區委書記……

姜發：我知道。（坐在箱子上，壓了氣管子，站起來）可叫我怎麼說呢？

范書記：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吧！

姜發：（猶疑一下）好吧，我可不是說破壞話，（坐在炕沿上）就這些人弄到一塊來，要能办好合作社，可真是出鬼了！

范書記。聽說你們張羅的挺好嘛。

姜發：還不是那幾個干部攪弄起來的！他們一高興，願意把天撞個窟窿也行，可別叫別人也跟着不得安穩哪！你說說，還整幾個黃嘴楞子沒退淨的小團員，成天吵吵嚷嚷，弄得恨不的都想跟老人分家了！

范書記：是這樣嗎？

姜發：是這樣。（湊到范的跟前）范書記，你是區上的領導人，你說說；象他們這樣干法，步子是不邁的大了一點？……

范書記：你說什麼？步子邁大了？

姜發：嗯。邁大了。

（方建生與周順成上）

方建生：哎呀，范書記，沒想到你能親自來！

周順成：可把我們給等壞了！

范書記：（與他倆一一握過手）早我就想來了，忙着整頓

社，沒倒出工夫來。头些日子听区委会秘書說你們打去个报告，我今天才特意从新發屯到你們这來。可巧自行車出了毛病，一会一漏气不說，道还叫我走錯了。怎么样？我給你們帶來个好消息……

周順成：我能猜着！

范書記：周順成，你还是那么毛楞啊？

周順成：嘿嘿，給我們建社來了，对吧？

范書記：不，你們今年的公粮交的不錯，区上准备好好表揚你們一下呢！

方建生：可余粮賣的不多。

范書記：那怨不着你們，怪老天少下了几場雨。

姜發：方建生啊，你來，我跟你說几句话。

周順成：对了，范書記，正好，这个事你給解决一下吧！我們把嘴唇子都磨出窟窿來了，也沒說服了他！

姜發：誰解决都一个样！（轉向方）咱們爺倆先把丑話說到头里，我可不是呆不住了，找你打架來的，入不入社不是講自願嗎？那就用不着象周順成似的，为这事跟我鬧的臉紅脖子粗的！

周順成：你願怎么說就怎么說！可我問你，为什么你偏赶这个夾当上要退社呢？范書記，你說一句話吧！

方建生：对，范書記也在这呢。

范書記：我不大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听你們的吧，啊？

方建生：老姜大叔，那你就有話慢慢說吧。

姜發：还是那句話——退社！

方建生：（看看范）可以，入社靠自願，不过，你还是好好想想，咱們办社不是为了別的，說到归終就是为了多